

王致谱◎主编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

医学衷中参西录处方学

2

张锡纯 著
吴文清 王致谱 点校
陈可冀 审订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SCIENCE &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王致谱◎主编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

医学衷中参西录处方学

◆
2
◆

张锡纯 著

吴文清 王致谱 点校

陈可冀 审订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SCIENCE &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民国名医著作精华

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永炎	任继学	陈可冀
陈竹友	余瀛鳌	俞慎初
盛国荣	程莘农	裘沛然
路志正		

主 编：王致谱

副主编：俞鼎芬 农汉才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致谱	刘德荣	农汉才
严谦维	连智华	吴文清
余永燕	张爱军	赵洛匀
俞鼎芬	程东旗	裘 俭

编 选 说 明

一、在近代中医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民国当属一个颇具特色的时期。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歧视、压制、打击，甚至欲取缔中医的反动政策，中医学术发展举步维艰；另一方面是西方医学强烈地影响、渗透、冲击着传统医学，许多人对中医的科学性产生了动摇乃至怀疑。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医界人士依然坚持与疾病作积极的斗争，并致力于中西学术的融合与汇通，使传统学术得以继承和发扬，学术研究仍达到 20 世纪较高的水平，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医家和颇具特色的医著。一些医家历经晚清和民国两个不同时代，阅历丰富，学术纯青，他们在清代考据学风气的影响下，重视对古典医著的考证、校勘和诠释，辑复整理出的一大批古医籍文献，考据精当，论理准确，体现了当时中医学学术的潮流，对传播和发展中医学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医家们的宝贵经验，成为中医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对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有的甚至还影响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几代中医学人。

然而，由于民国距今年代较近，许多医书自付梓问世以来，一直未得重印；更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医著无法在较大范围内流传。新中国成立后，除少数名医著作曾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整理出版外，大部分仍被尘封在历史的“高阁”中，不仅给学习、研究带来不便，甚至还有佚传的可能。

为了继承中医学的宝贵遗产，弘扬中医学术，我们精选了民国时期著名中医的代表作加以整理点校，汇集成《民国名医著作精华》丛书。

二、本丛书遴选自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38 年间 13 位著名医家的 21 部代表作。这些医书是从数以百计的中医著作中经反复论证、严格筛选出来的，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当时流传较广，社会影响较大。将之汇编成集，能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民国时期中医药发展的历史概貌。

21 部医书中，属中医学文献整理研究的有《增订通俗伤寒论》、《重订广温热论》、《伤寒论汇注精华》、《伤寒质难》、《群经见智录》；属中医诊法研究的有《脉学正义》、《辨舌指南》；属临床各科诊疗经验总结的有《中风斟论》、《感症宝筏》、《经方实验录》、《中国针灸治疗学》；属医案选编的有《孟河丁甘仁医案》、《全国名医验案类编》；属药物学专著的有《本草正义》、《祁州药志》、《中国新本草图志》、《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增订伪药条辨》；属中西汇通类医书的有《医学衷中参西录处方学》、《中西温热串解》；属医史学专著的有《中国医学源流论》等。

三、本丛书的整理和点校乃严格按照通行的古籍整理原则进行，亦即尊重历史，忠实原著，不随意更改。

鉴于民国期间全国各地的印书局（行）较多，故对入选的每部医书，尽量选用最早或最佳版本作为蓝本，并与其他不同版本同类医书对校，同时又与相关的医书文献进行旁校，力求校勘准确无误，以保证质量。

四、每部医著的篇首，均附一篇点校者的研究论述，主要介绍作者的学术思想、生平事迹，以及每部医著的写作背景、学术价值、学术特点等。使读者从中了解该名医的专长及其代表作在

近代医学发展中的作用。

五、民国期间，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部分医家开始接受新的科学知识。在其编撰的医书中，已不同程度地包含着汇通中西医学的内容。旨在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但这些内容多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为保持原著的完整性，本次校勘不做改动，相信读者在研读中能够正确领会前人的学术成果。

六、入选本丛书的著作，原多为繁体字竖排本，现统一改为简化字横排本。一些书原版中的外国人名、地名、西药名称等的译法，与现在通行的有所区别。为保持原貌，不作更动，标题层次多与原版本近似，原版的个别印刷错误，本次点校时径予更改，但均出注说明。

由于时间仓促，本丛书整理点校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点校说明

一、本书系《医学衷中参西录》处方学部分，初版时书名为《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合编》，1929年由天津中西汇通医社出版发行。此次点校以中西汇通医社最初印行的《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合编》为蓝本，更名为《医学衷中参西录处方学》。

二、将原书繁体字改为简体字，竖排改横排，并在原断句的基础上改用新式标点符号。

三、依惯例横排本将“右（指前段）”改为“上”。

四、原书中通假字，保持原貌，加注未改；书中个别字明显系刊误，径改未加注。

五、为了保持古籍原貌，书中仍用钱两等计量单位，新旧计量换算请读者参照书后附表。

六、为了保持学术著作原貌，对原书叙述文字，不作任何改动。书中犀角等药，虽然现在已不用，仍均予保留。

张锡纯生平及其学术思想

张锡纯，字寿甫。河北盐山人，清末民初著名中西汇通派医家。生于1860年，卒于1933年，享年74岁。

张氏祖籍山东诸城，自明初迁居直隶（今河北省）盐山边务里，遂为盐山人。世代书香门第。先祖张友三提出家训，谓后世子孙，读书之外，可以学医。其父张彤元，喜诗好画，著有《莲香斋诗稿》，亦通医。

张锡纯少时即颖悟过人，器宇不凡。他秉承家训，在广泛涉猎经史子集的同时，亦随父习医，处处留心医学。18岁时，邑中枣树林生长一种带紫黑的斑点蘑菇，食之者多吐泻，间有多食致命者，他就对此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观察研究。20岁开始为人疏方治病，病者以为年少无阅历，延之者少，但张氏的钻研精神并未因此受挫。20余岁自创理痰汤，当地宿医李龙章见之，谓他日必成名医。

1881年，张锡纯首次赴乡试落第，为慰藉祖、父愿望，径赴天津正式入学。后即长期在乡间教私塾，至1893年再次参加乡试。此间中医水平不断提高，常为人治病，文医兼授。弟子中

有多人以医为业。1885年，他曾治愈邑中名医高鲁轩、毛仙阁皆感束手的危重病证，颇受二人称道，自此应诊几无虚日。

1893年张氏参加秋试，再次落第。

两试秋闱不第，加之此时张锡纯已开始接触西医及理化、数学、机械等多种西学，受时代思潮的影响，萌发了衷中参西的思想，遂决心弃儒从医。他广收医书，自农轩以至清代诸家，共搜集约百余种。深感自晋唐迄今，诸家著述皆斤斤以传旧为务，乃决意创新，以弘扬祖国医学。

经过1900年前后十余年的读书与应诊，张锡纯的学术思想日趋成熟，为人疏方，辄能得心应手；对屡试屡效之方，自立方名，缀以诠释，兼述创方之由，时采西人之说与中文义理相发明，撰写成文，寄各杂志陆续发表。当时一些主要医学刊物如《奉天医学杂志》、《上海中医杂志》、《医界春秋》、《杭州三三医报》、《绍兴医学报》、《山西医学杂志》、汉口《中西医学杂志》、《如皋医学报》、新加坡《医学杂志》等，皆聘张氏为特约撰稿人。

1909年，张氏集20余年经验，完成《医学衷中参西录》手稿8卷，此时他已年近50岁。1912年，德州驻军统领聘张氏为军医正，从此开始了专业行医的生涯，历游大名、广平、濮阳、汉皋等地，为军民诊治疾病，屡起沉疴，医名大振，其著作亦渐为人知，传抄者日多。1917年，张氏将《医学衷中参西录》手稿8卷交沈阳天地新学社主任苏明阳，次年，苏等将《医学衷中参西录》呈部注册，并约请沈阳医学研究会正、副会长高振铎、王松阁及精于医术者详加校正，先后于1918、1919年、1924年分三期出版。《医学衷中参西录》出版后迅速脱销，张锡纯借此得以施展抱负。1918年，奉天设立近代中国第一家中医院——立达医院，张氏应沈阳军政两界之聘，出任立达医院院长。不久直奉战争爆发，不得已于1923年由沈阳返回原籍，在沧州一带行医。

1924年，张锡纯自费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三、四期，医界竞购，先后共印行四版，声望鹊起。1926年，前清道尹胡珍簠邀他赴天津为专馆教员（家庭教师），张氏遂携眷属至天津，授徒并开业行医。张初至天津便开设“中西汇通医社”诊所，在应诊的同时传播中西学术。1928年，《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五期出版。1929年重订该书，前三期以《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合编》为名合编再版，亦称《医学衷中参西录处方学》，前后共印刷5次方满足需求。《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六期亦由中西汇通医社于1931年出版发行。

为迅速培养高水平的中西医汇通人才，张氏不顾73岁高龄，于1933年春创办四年制中医函授学院，自编伤寒讲义，兼及教务。是年，于伤寒讲义甫完成、温病讲义方着手之际，因劳瘁过度，到秋天一病不起，于1933年9月27日逝世。

张锡纯主张衷中参西，汇通中西医学。尤其对临床医学有很深的造诣，疗效卓绝，屡起沉痾危证。当时与江苏陆晋笙、杨如侯及广东刘蔚楚同负盛名，被称为“名医四大家”；又与嘉定张山雷、慈溪张生甫并称为“名医三张”。

虽然张氏成名较晚，但却桃李满天下，私淑其学问者不可胜计。及门弟子如隆昌周禹锡，如皋陈爱棠、李慰农，通县高砚樵，天津孙玉泉、李保和，辽宁仲晓秋等均为一方名医。当时国内名医如冉雪峰、张山雷、杨如侯、张生甫、何廉臣等均常与张氏讨论学术，为声气相孚之挚友。

医著之外，张氏尚撰有《代数鉴源》、《易经图说》（未刊行），另有诗作《种菊轩诗草》，曾附于《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六期刊行。所著《伤寒论讲义》及所留温病遗方81首，于1934年由其子荫潮整理出版印行，是为《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七期。张氏传人于1957年献出的遗稿，首次刊行成《医学衷中参西录》

第八期。

张锡纯有三子一女。长子荫潮继承父业，曾任京畿卫戍司令部军医官，1939年卒。次孙铭勋承祖业，行医于原籍。

治学精神和方法

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自序》中写道：“医虽小道，实济世活人之一端。故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在家学渊源的影响下，他毕生以弘扬祖国医学为己任，以济世活人为矢志。他治学严谨，勇于创新，其治学精神与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师古不泥，勇于创新

张氏自幼为求仕途，曾刻苦攻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有着深厚的古代文化素养。秋闱不第，又转而学医，勤求古训，博采众家，造诣较深。他十分推崇古代医学典籍，认为《内经》和《本经》“实为医学之渊海”，因此其学术思想皆本于《内经》、《本经》及仲景学说，但对《易经》、《丹经》、道家、养生家、气功家之说，亦潜心研究。张氏同时强调，师古的目的在于创新，所谓“夫事贵师古者，非以古人之规矩、准绳限我也，惟藉以渝我性灵，益我神智。迨至性灵神智洋溢活泼，又贵举古人之规矩、准绳而扩充之、变化之、引申之”，从而推动医学进步。

如张氏认为正确地读《内经》一书，应该“在于其可信之处精研有得，即开无限法门；其不可信处，或为后世伪托，付之不论可也”，“不能必皆视为神圣语录”。《伤寒》、《金匱》年远代湮，差讹在所难免，亦不可尽信。他还认为金元四大家立论多有

偏颇，应取其长而祛其偏，才属善学。张氏这种治学思想，正确处理了继承与发扬之间的辩证关系，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张氏还提倡学贵与年俱进，认为创新是医学的灵魂，是业医者的任务。医学非“仅为记问之学”，在长期积累经验的过程中，要有自己独创的心得体会，要善于领悟古代医学典籍中的妙理，给予新的阐发。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中，他所创的“大气论”、“肝主说”、“冲为奇经之纲”、“治中风重在平肝降逆，引血下行”，以及对药性的阐明等方面，均体现了他的这种师古不泥、勇于创新的治学思想。

二、勤于实践，不断求索

张氏毕生勤于实践，坚持诊疗，凡事注重实验，言必确有实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医学实践家，因此被尊称为一代“实验派大师”。

张氏治学，常常事必亲验，认为实验出真知。他强调药必亲验而知其药性，明其用途。他的验证不局限于临床，且多自身尝试。毒如巴豆、硫磺，峻如甘遂、细辛、花椒，他都亲自服用，以体验其性能。嚼服花椒三十粒，知其确有毒副作用；嚼服甘遂一钱，悟其有开顽痰之功；煎服麻黄八钱，验其发散之力；嚼服带皮桃仁一钱，确定其可连皮尖用之；嚼服远志，觉其味酸且兼有矾味；嚼服天冬，知其毫无渣滓而兼有人参气味；如此等等，加之临床验证，于是对所用之药，“皆确知其性情能力”，故应用起来得心应手，屡试屡效。

经过多次试验，张氏对药性益多发明。如他发现硫磺、水蛭生用则效力彰；山萸肉救脱之力十倍于参芪；血竭味辣，诸家本草所未言；龙骨与牡蛎敛正气不敛邪气，收敛中仍有开通之力等。在药性上的发明多本诸实验，将临床效验放在首位，对推动

后世中药发展颇多启迪。

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中，张氏共创方剂 160 余首，这是他长期重视实践、不断总结经验的结果。如张氏在治疗妇女血枯经闭一类病证时，经过长期摸索，注意到白术与鸡内金等同用，常能获得良效，因此自制资生汤、资生通脉汤，并言内金、于术、山药为不可挪移之品。后又推而广之，凡饮食减少、癆瘵羸弱已甚者，张氏皆从脾胃入手，使患者多进饮食，资生一身，身体自然渐渐复原，故将此方立为群方之首。资生汤的诞生，确实是张氏实践的结晶。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三、博采众长，汲取精华

任何自然科学的发展史，都是后人站在前代科学巨匠的肩上当新的科学高峰不断攀登的历史。张氏在治学上，既汲取历代医学之精华，亦善于学习时医之经验，甚至郎中婁姬有一技之长者，并皆采撷，以丰富自己的学识。

如张氏所创的安冲汤、固冲汤，即是在《内经》“四乌鲂骨一芦茹丸”的基础上，合参芪益气摄血，再佐龙骨、牡蛎等固涩而成。他对《伤寒论》中白虎汤的变通运用，也是在参考了孙思邈、陆九芝、徐灵胎、余师愚等人运用石膏的经验之后，又汲取了吴鞠通用石膏治温病大热的长处，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掌握的，从而突破了吴氏“白虎四禁”的框框，大大拓展了白虎汤的应用范围。

张氏还很注意向时医乃至药肆婁姬虚心学习，兼收并蓄。如鸦胆子治赤痢，得之药店秘方，张氏以益元散为衣，定名为“菩提丹”。又“论治女子血崩有两种特效药”载，以臭科子、天茄子服之，皆采自民间。所有这些，足以证明张氏虚怀若谷的好学精神。

四、衷中参西，力主汇通

清末，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学东渐，西医学说大规模地传入我国，有关中西医的论争十分激烈。张氏认为，医学应以活人为宗旨，不宜有中西之界限存于胸中。因此他不为时俗所惑，不存畛域之见，力主中西医汇通：“夫愚之著书以衷中参西为名，原欲采西人之所长以补吾人之所短。”即以中医为本，以西医为用，取长补短，以推动中医学发展。中西医应该互相尊重，互相了解和学习，掌握对方的内容与规律，共同从事医学研究。

张氏的这种思想贯穿于《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中。他借鉴西医学说阐明中医理论，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取得了可喜的疗效。如对中风证，他结合《内经》中的有关论述，认为中医所讲的中风与西医所谓的“脑充血证”、“脑贫血证”有相通之处，因制镇肝熄风汤、干颓汤、补脑振痿汤等方剂，经临床反复验证，疗效确切，后世应用颇广。

当然限于历史条件，张氏的衷中参西，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处，但就其力主汇通、学科之间应互相渗透的思想，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学术思想与成就

一、重视气化，倡大气说

中医长于气化，是长期流行的一个论点，并非倡于张氏，但张氏亦很重视研究气化在生理和病理过程中的作用。他根据《内经》中“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等天人相应的理论，对

人体脏腑气化进行了深入探讨，所作的有关气化的论述，很有特色。

张氏认为，人身之气化，也是天地之气化的一部分，是一种合乎自然的现象，亦随时序发生变化。如“一日之午前，犹一岁之有春夏。而人身之阳气，即感之发动，以敷布于周身”。“天地之一阳生于子，故人至夜半之时，肾系命门之处，有气息息萌动，即人身之阳气也。至黎明之寅时，为三阳之候，人身之阳气亦应候上升，自下焦将达中焦。”

张氏所说的气化，就是体内的正气充分发挥作用。人体的生命活动是由气所撑悬的。这种气在下焦为元气，在中焦为中气，在上焦为大气。张氏认为气化是由物质转化为气，由气再转化为物质的生化过程，是物质与能量的转化。

气化的动力在于元气。张氏将元气在体内的不同性状划分为先天之先天（未出生之前的元气）、先天之后天（初生至成年以前的元气）、后天之后天（成年以后的元气）和后天之先天（人在将睡未睡或将醒未醒时的元气）等四个不同阶段，并分别论述了各自的特点。元气对全身气化的镇摄作用，是通过气机的正常升降运动来实现的。

人体的气化运动，是上下透达、左右互易、贯穿于全身的能量运动。张氏运用气化机制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其用药遣方亦以气化运行之理为基础。如他总结出：元气衰惫，必以收涩之品，如萸肉、龙骨、牡蛎之类，方可使元气的吸摄之力得助，尤应重用萸肉，辅以其他补气药，非此而不效。

至于“大气”一词，《内经》中虽然也有记载。但张氏在参考历代医家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大气的概念、生成与作用、病因病理、临床鉴别诊断与治疗等均作了详细的阐发，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而独特的理论观点。张氏认为：“于肺呼吸之外，别有气贮于胸中，胸中所积之气，当名为大气。”他还认为：“宗气亦

积于胸中，则宗气即为大气不待诠释。”大气根源于先天，作用于全身。

大气功能失常的主要病证是“大气下陷”，病理主要在“虚”，由“虚”而导致下陷。张氏还认为《灵枢·五色》篇所谓“大气入于脏腑者，不病而卒死”句，即指“大气下陷”证。其主症为：脉象微细迟弱，气短不足以息。于是在精研大气下陷证因的基础上，创立了升阳举陷法，拟制了以“升陷汤”为主的各种补虚举陷之剂，如回阳升陷汤、理郁升陷汤、醒脾升陷汤等，用于大气下陷各种病证的治疗，为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和临床治疗各种慢性衰弱病症作出了贡献。

二、精研药性，灵活善用

张氏对药性深有研究，他认为“学医工夫原有数层”，“就第一层工夫言之，则最在识药性”。同时还指出：“《神农本草》为讲药性之祖，胜于后世本草。”他一生精研典籍无数，在药物性能、气味、使用方法、配伍、真伪鉴别、生用熟用、煎服方法等方面，都有所发明，给后人以很深的启迪。

张氏强调用药必先知其药性，明其用途。他在药性上的诸多发明皆本于实验，始终把临床效验放在首位。如他发现硫磺、水蛭生用则效力彰显；山萸肉救脱之力十倍于参芪；血竭味辣诸家本草所未言；三七与花蕊石同为止血且能化血之圣药；龙骨与牡蛎敛正气不敛邪气，收敛中仍有开通之力等等，对后学颇多启发。

张氏善用单味药或重用某药以治病，很有特色。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中，一味药组方者七首，重用一药挽回险证的验案很多。如在重用生石膏治愈之证中，有一证而用至十余斤者；生黄芪有一剂用至二两者；萸肉救脱，一剂有用达四两者；山药宁嗽定喘，一剂用至六两，且有单以山药煮粥连用之验案多起；

大黄治癫狂脉实者，可用至二两；治疗毒之毒热甚者，亦可用至两许等等。当然，所有这些例子，无一不是以识病情、明药性为前提。张氏认为用药以胜病为主，只要需要，就应放胆重用，以小心行其放胆，这是很有特色的。

张氏熟谙药性，且多阐发，用药出神入化，经验十分丰富，尤其善用山药、黄芪、萸肉等。试以山药为例说明之。张氏临证以喜用山药而著称。他认为“山药之性，能滋阴又能利湿，能滑润又能收涩，是以能补肺补肾兼补脾胃，在滋补药中诚为无上之品。”其所创制的160余首方剂中，竟有48方应用山药，其中有27方为君药。他用山药滋阴，治伤寒、温病、淋浊、消渴，用其利湿治带下、泄泻，用其滑润治咳嗽，用其收涩治脱证，用其补肾治喘息、淋浊，用其补脾治久泻、久痢，用其补肺治虚癆等等，对山药的灵活运用发挥尽致，且其用药机制与现代医学研究结果确相吻合。

另外，张氏还认为中药多宜生用，目的是为“存其本性”；还很注重辨别药物的真伪，以充分发挥药物的功能。

三、着重实效，创制新方

张氏一生尤其重视临床实践，他在精研药性的基础上，善于化裁古方，创制新方。且方中用药精炼，配伍严谨，别具一格，颇多创新，对后人影响很大。

《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前三期均为方剂，共收方173个，附方11个。173个正方中，自制方156个，古方化裁14个，古方6个，民间方2个，西法1个。在这些方剂中，有外用方剂10个，手法1个。每一方剂下均说明主治、药物配伍理论根据、加减及服用方法，古方还引有前人论述的。方剂后附有验案。有些还应用西医理论加以分析。充分说明了一代名医在临证及方剂